

生命中不明不白的遭遇，竟然是天主拉拔我的禮物。

我的祖父母是鴉片煙的直接受害者，舅舅、舅媽因白色恐怖被槍斃，表弟被台灣建築業的黑道做掉，父親因為台灣自製狂犬疫苗的副作用差一點送命，一輩子跛足拖行。這些負面事件蠻多的，我卻沒有受到太多影響，不覺得困難委屈，也許是因為和外祖父母同住，被勤務兵尊為大少爺，也許是天主給的恩寵，幫我設了防護罩，因我常常對自己的處境和前途大喇喇的，不太在乎。

從小的志向是人云亦云的科學家，對許多事有興趣，也能有點兒初步表現，卻沒有奮發投入的動力，術業不專精，絕對和出類拔萃沾不上邊。記得台灣少年籃球的啟蒙老師封中堯讓我參加他的第一批小球員練球，我卻懶於每天要早起騎半個鐘頭腳踏車去練球，竟然糊里糊塗拒絕了。

這類糊塗事跟隨我一輩子。雖然經濟上無虞匱乏，也有能力享受不錯的生活和旅遊，但是多次錯過更上一層樓飛黃騰達的機會。從事業成就來看，我沒有充分發揮自己的能力，實現自我。

天主卻早用各種機緣裝備了我，不是讓我獻身做神父、執事或牧師，而是不斷受專業訓練，具備了一些基本技能，做平信徒可以著力的福傳工作。

做平信徒先要做基督徒。我們全家在父親瀕危的情況下，因為一位基督徒朋友的愛心，居然電話打進了嚴密屏障的國防部，救了父親一命。我們全家和原本信佛的外祖父母，都皈依了基督。之後還有許多奇蹟相隨。

我在火車上認識了終身伴侶廷俠，她是從小信賴天主、恭敬聖母的天主教徒。當時我們雖然信仰同一位唯一的神，卻分屬不同教會，約定誰也不要拉誰改教，女兒小時候路過基督教堂，總愛說那是爸爸教。當時沒有天主教讀經班，我們就在週五晚上參加基督教查經班，主日全家參與彌撒。

天主一點兒也不著急。祂利用我糊里糊塗的個性，讓我不由自主地在1989年的一次避靜中，夫妻兩人和其他夫婦一同開始了美國華語夫婦懇談會的義工，也糊里糊塗開始了在我們家中的「天主教讀經班」，使我逐步熟悉了基督教和天主教的中文聖經，接觸到許多天主教的聖言和信仰寶貴資源。

由夫婦懇談會開始，認識了許多身體力行的神父，也認識了許多北美各地的天主教朋友。尤其耶穌會朱蒙泉神父對我影響最大，不是因為他專精的心理學和家庭諮商，也不是因為他聰明絕頂，而是因為他面對誤會和污蔑的態度，以及他全心依靠天主聖神的榜樣和啟發。

梵二以後的天主教教理，幾乎沒有能讓基督新教學者挑毛病的地方了。固然，《羅馬 甜

蜜的家》確定了我的信仰；我的伴侶和兒女使我很心動要相隨加入天主教；最終讓我甘心樂意加入的，不是智慧的言語和親情，卻是朱蒙泉神父的信德、行為、榜樣。當然我確信：天主早就安排好了一切。所以我在1998年參加了本堂的英語RCIA，加入了天主教會。從此，我名正言順地成為1995年成立的，聖地牙哥天主教華人團體的忠實成員。

沒想到天主還覺得不夠，乾脆讓糊里糊塗的我，再被「掉進」另一個成長的坑——參與了北美天主教文摘《傳信與關懷》的發行及出刊工作。在主後 2000 年，我從混混噩噩地擔任輪值主編開始，一步步被陷入接手為製作人。自 2010 年起，原來主導《傳信與關懷》的神父外調，這份刊物頓時成了必須自立更生的孤兒。我們幾個核心工作者覺得，若因害怕面對排山倒海而來的困難，放棄這個以生命經驗見證、加深信仰，傳播福音的平台，就太可惜了。雖然隻手不能遮天，但若信賴天主鼓足傻勁、眾臂或可擎天，努力地撐下《傳信與關懷》這份文字福傳工作。

過去我們幾個傢伙，習慣了凡事丟給指導神父一肩扛指揮，一旦獨立作業，才發現「一人一把號，各吹各的調」，要在天主的事工上合作，溝通想法固然重要，尊重別人同是天主的工具更重要；凡事要在心中儘量放大天主、縮小自己，樂於採納別人不同的做法，才是必須的基礎。五年來天主藉著各種考驗，和華人團體的各項靈修、朝聖活動，讓我們逐步成長，大家可以無私地坦誠相待，清楚體認到「讚美認同」和「驕傲誘惑」常常只有一線之隔。我們已經準備好做天主安排的任何下一步事工。

2014年，受到兩次金融危機影響，《傳信與關懷》的經費撐不下去了，改為每三個月一期的季刊。幸而單國璽基金會發現《傳信與關懷》是北美唯一每期發行4000份的中文信仰刊物，除了福傳和華人信友分享生命外，更是直接郵寄到一千多位耆老家中唯一的中文信仰支柱。單樞機基金會主動拉了我們一把，至少在2014-2015年補助了《傳信與關懷》，加上原有的愛心捐款，能夠繼續在基督信仰上，幫助居住偏遠地區或行動不便的華語讀友。

在基金會要求的各項說明中，使我們這些義工第一次看清楚我們的使命和事工的效果，以及在高科技新世代中《傳信與關懷》的確實存在價值。

加入基督服務團後，繼續糊里糊塗往大陸推動夫婦懇談會和家庭親子和諧的服務。這時，以前夫婦懇談會的好朋友們，又聚集在一起，為當做而還沒有人做的事，努力點亮一枝蠟燭。

回想我的信仰經歷，雖然有一點無心累積的小結果，其實都是天主給的機會，不是自己發願的理想，當然不能算是自己有什麼成就。對我來說，有了恩寵，能發揮一點作用，服務有需要的人，就很幸福了。（聖地牙哥 來稿）